

难忘的高考岁月

马建立

又是一年高考时,我参加高考的那些陈年旧事,虽已渐行渐远,但当我一个人躺在床上,静下心来想想当年的高考,想想为我无私付出的父母,想想朝夕伴读的同学,想想辛勤育人的老师,心中就弥漫着温暖。这种温暖如同我血管里流淌的热血,营养并滋润着我的生命,每忆起高考,仍使我思念感怀。

1980年的金秋,我尚不满16周岁。我从县里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一年级,一路奋力拼搏、披荆斩棘,以班级总成绩第二名的身份,挤进了负有特殊高考使命仅有两个班级的高二尖子班。这两个尖子班要用一年的时间,学完高二、高三两年的课程,提前一年参加高考。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们这些被“拔苗助长”的新军,被高考的战车推向了高考升学的前方。由于我是只“笨鸟”,虽抖擞精神,擂响战鼓,竭尽所能,但面对老师“填鸭式”的教学和应接不暇的课程,仍一知半解,罹患书本“消化不良症”,整天浑浑噩噩。

那时的高考,并非人人都有机会参加。每所学校所分参加高考的名额有限,大致是五个高中毕业生中有一个名额,可谓“僧多粥少”,竞争异常

激烈。只有通过预选考试,获得了预选指标,才能拿到参加高考的“入场券”,才有机会迈进高校的大门。然而,我高二毕业时,课本知识的掌握应属“营养不良”,仓促参加预选,成绩并不理想。自己俨然像一个被抛弃的“早产儿”,刚迈入高考预选的门槛,就被挡在了参加高考的大门外。这是我人生岁月中一次残缺的、遗憾的、并未完成的高考,也是我内心久未愈合的伤痛。

我离开了高考预选失败的伤心地——县一高,于1981年的秋天通过入学考试,转读到镇中高三。

大凡毕业后又返校学习的,都被人们戏称为“回炉”,其实,以我的学习历程准确来讲,应该是正常升级读高三。

在镇中读书,我笃信自己曾经是县重点高中尖子班学生,学习基础扎实,只要努力,定会在镇中普通学生中“鹤立鸡群”。我很快融入新的班集体,去追寻自己的高考梦。

我从一个单词、一句成语、一段名篇背默开始,不断自我加压,艰辛付出,书本成为我形影不离的朋友。刚进班时,我们班前三十名是清一色的“娘子军”,一个学期过后,我进入班内的前十三名,并有幸作为学校选拔的三

十名学生之一,参加了县里举行的全科竞赛。不过,结果却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成为全校唯一一名参赛而未获奖的学生。我感到极度沮丧和失望,信心一落千丈,我对同桌说:“学习太枯燥了,我不想上学了。”同桌笑了笑,然后坏坏地对我说:“想上大学吗?想要老婆吗?”语言朴实而无华,却蕴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哲理,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想,就学。”他言语不多,却字字值千金。

回到家中,在教研室工作的父亲也得到了消息,但是他好像对我获奖与否不感兴趣。父亲嘴角上翘,微笑写在脸上,慈祥地抚摸着我的头说:“这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小失利,不要气馁,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响。到时给我拿回一张录取通知书,比什么都强。”

我做好合理的学习计划,并经常和同桌相互提问、交替回答,互促互学、共同进步,许多重点和“题眼”得以心领神会,成绩也突飞猛进。

五月底,麦穗金黄,麦浪滚滚,也正是玉兰花开散发幽幽清香的时候,班主任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亲自给我送来了一份“厚礼”——一张盖着学校大印的预选录取通知书,并通过

知我一天后到校学习,备战七月份的高考。睡梦中,我依稀听到母亲对父亲说:“建立身体日渐消瘦,该给他增加点营养了。”“是啊,正是用心费力的时候。”父亲接着说。

第二天一早,母亲便挎上竹篮,上街采购“营养补品”。母亲买回来满满一篮东西,茄子、番茄、金灿灿泛着红晕的麦黄杏和七八十个绿皮大鸭蛋。大甜杏吊起了我的胃口,我咽着口水,剥了一个杏子填入口中,满嘴生津,果肉如饴。母亲把鸭蛋外皮洗净,放在胶泥糊中滚了一圈,再把沾满胶泥的鸭蛋在碾碎的细盐中一滚,便一个接一个、一层接一层地把鸭蛋轻轻码放在泛着幽幽光亮的坛子中。这些鸭蛋在我临近高考的半个月内,成为我口中的佳肴,泛着幽光的坛子盛满了深深的母爱。

学校师长恩,父母育儿情。我满怀信心踏进七月的考场,1982年的高考也给了我丰硕的回报。我以全校理科高考第二名的成绩,领回了一张录取通知书,我笑到了最后。

感谢在高考岁月里给予我温暖的所有亲人、老师、同学,让我在高考的经历中窖酿了醇香的美酒,享受了奋斗的甘甜。



“录取吧”

新华社发

回忆高考

宁高明

我是1986年参加高考的,那年正好是恢复高考后的第十年。

在我们这个豫东偏僻的鹿邑县城,不要说高考,即使中考也很困难。全县只有一所重点高中,每年只招收三百名学生,编为六个班。乡下虽然也有几所普通高中,可是每年的高考都是“白板”。所以,大部分学生都不愿到乡下就读。全县有二十多个乡镇,除去县城里的几所名牌初中,农村的孩子能够考上重点高中的多者七八名,少者两三名,甚至有的乡镇一名也没有。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上学的比牛毛都稠,考上学的比牛角都稀。可见当时的竞争是多么激烈。

我很幸运,在初中复读了一年之后,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成绩还行,在三百名学生中占前三十名左右。被分到了重点班,加上平时学习刻苦,我很自信。我觉得,即使考不上名牌大学,至少也能上一所普通大学。

可是,那一年却是异地高考,鹿邑的考生要到郸城去考试,考点设在郸城一高。这个消息是在高考前一个星期公布的,不仅让我措手不及,也让我们的学校措手不及。我从没有出过远门,从家到县城才十八里地,周日回家都是步行。可鹿邑到郸城有一百里地,况且我从没有去过郸城,甚至不知道郸城在地图上的方位。学校也没有组织,学生各想各的办法,我背着书包带着一条被单就出发了。

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也是我第一次坐汽车。从鹿邑到郸城的路,是一条简易的乡间公路,路上坑坑洼洼,车颠簸得厉害。刚出城,我就感到头晕目眩,二十分钟不到我胃里就开始难受,一路上吐了三四次,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司机也很照顾我,放慢了车速,一百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汽车走走停停,一路上我都不知道是怎

么熬过来的。到了郸城一高后,我们住在临时腾出来的教室里,没有床,校方提供了席席,直接铺在水泥地上。

那时的高考也是文理分科,但没有大综合之说,都是单考。上午八点开考,考两门,下午考一门,两天结束。由于我平时准备充足,基本功扎实,第二天上午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我感觉还不错,心里颇有点快意。正好有一位同学从鹿邑大老远跑到郸城来看我,我很高兴,中午休息时带他到饭店吃了一顿,要了两个小菜,每人喝了一瓶啤酒。我是第一次喝酒,没想到酒量如此不济,一瓶啤酒下肚我竟然有些晕了。下午,我迷迷糊糊地进了考场,大脑一片空白,啥也想不起来。结果,最后一场政治考得惨不忍睹,平时都是八十

分以上的成绩,高考居然没有及格。好在其他五门课考得都很好,高考成绩下来后,我在全县应届生中位居第三,上了一所普通大学。我想,如果我注意饮食,不得意忘形,可能会考得更好。

现在我们都觉得高考竞争激烈,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的高考更激烈。在高考之前还要参加县里组织的预选考试,往往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学,高中毕业后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我们都说一场比赛决定终身,其实那个时候,一场预选考试也能决定终身。我记得,有一位比我高一届的校友,预选时差了一分,本来没有资格参加高考,找校长说情,费了不少劲,总算可以参加高考了。没想到,那一年他的高考成绩距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只差一分。更没想到的是,那一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在河南没有录取够学生,分数线降了一分。于是,他有幸被录取了,就是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

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峰回路转、跌宕起伏,而高考就是人生命运中最重要的节点。

故乡的麦秸垛

田晔

生命中有些时光,总会留在心间,让人无法忘怀。麦收季节,故乡的麦秸垛又浮现在眼前,那些温暖的记忆,温润着我的内心。时光飞逝,我总会怀念故乡的麦秸垛。

离麦收大概有十天左右,故乡人开始造场。造场就是打造一片平坦的地来打麦。这片地方不需多大,三分地左右就可以。故乡人为这片场地早已预备,种蒜或者油菜,因为它们比小麦早成熟半月左右。故乡人趁这段宝贵的时间,精心侍弄这片土地,用平底铁锨铺平或用铁耙子耧平。洒水,再均匀加些麦糠,水和麦糠掺和,土更具有凝固性。故乡人用牲口拉着石磙慢慢地碾,使地面更加平坦。经过精心打造,场以完美的姿态,展现在故乡人的面前。

俗话说,麦熟一晌。故乡人用架子

车或者小四轮拖拉机把收割的麦棵拉进场地。首先把麦棵摊开,放在阳光下暴晒。晒干后,故乡人用牲口或者三轮拖拉机、四轮拖拉机拉着石磙在麦棵上碾,大概碾半个钟头,麦棵上面的大部分麦子都被碾掉了。故乡人暂停碾麦,全家的劳力戴着草帽匆匆忙忙把碾过的麦棵翻过来,晒二十分钟左右,再碾半个钟头,把麦棵另一面的麦子碾下来。故乡人开始起场,用木杈把小麦棵上夹杂的麦子抖落下来,把麦秸铺成

堆,然后一杈一杈地叠在一起,开始垛垛。

垛垛是一个技术活,一般有经验的就站在垛上。垛不能偏,力量要均衡,这样的垛不容易坍塌。垛上面覆盖麦糠,以免下雨淋透,霉了麦秸,牲口就不吃了。

麦罢,家家户户的地头就有了长方形或者是蘑菇状的麦秸垛。那时,我们小孩子对麦秸垛情有独钟,经常在一起比,看谁家的麦秸垛高,看谁家的麦秸垛好看。有的说这家的好看,有的说那

家的漂亮,我们争论不休,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麦秸杆的用处很多。那时,每家每户都喂有驴、马、牛等,麦秸杆就是这些牲口的最好饲料。乡亲们做饭用麦秸杆引火,灶屋里总放些麦秸,随时都可以用。那时经济匮乏,冬季天寒,故乡人用不起电,就在床上铺上麦秸杆,软软的、暖暖的,就这样过了严寒。那时,各家的麦秸垛可都是宝贝。

如今,我站在故乡的田野,一地金黄,散发着麦香。大型收割机在麦田穿梭,麦秸杆粉碎在田间,孕育秋季的丰收。故乡人不再垛麦秸垛,农民富裕了,麦秸杆已不像我小时候那么风光。

我徘徊在故乡的田间小路,再也看不到那魂牵梦绕的麦秸垛。然而,故乡的麦秸垛是我一生的记忆。

那年的高考

卞彬

那年的高考
一直让我刻骨铭心
二十多年来
它一次又一次
闯入我的梦中
驱走我的睡眠

那年的高考
我独自从乡下骑车来到县城
我的眼前是未知的未来
我的身后
是爹娘期盼的眼神
和乡邻注视的目光

那年的高考
是我十几年求学生涯中
最高的一座山峰

跋涉的路上
汗水与泪水共存
成功与失败相伴

那年的高考
最终像一把钥匙
为我打开了大学的门
它让我的户籍
变成了非农户

那年的高考
一直让我记忆犹新
二十多年来
它常常像星星一样
闪烁在
我记忆的夜空

夏日颍河赏景

薛顺民

粉黛凝香绿半池,
千娇百媚鹭先知。
欲寻钓客行无路,
坐赏浮云唱有词。

树影频摇幽岸远,
渔舟将动桨声湿。
乐吟碧水流霞晚,
把酒竹篱归去迟。

乡下雨(外一首)

李新春

一滴一滴
扑朔迷离
红了高粱
绿了玉米

离乡
远离故土的人
都有一种怀乡病
在水泥钢筋林立的城市
常将乡音呵在手心取暖
曾经的誓言铿锵
归来却是空空行囊

乡下雨
滂沱如织
湿了麦浪
润了土地
净了梧桐
熟了谷粒

远离城市
回到久别的故乡
在黄土地上撒点野
枕一片野性的高粱
回到故乡的那一夜
被泪打湿的故事哟
流了好长好长

诗二首

朱萸

二月春
红杏初开二月春,
满街已是换衣人。
暖风吹得嘉宾醉,
看我神州又一新。

蒸槐花
人间四月采槐花,
上层蒸熟谁不夸。
尝尽佳肴在农家,
寻常菜好在农家。

一个兵的征程

张见

曾几何时
我也是一名士兵
踏上北方的绿皮火车
伴随着数九寒冬
从此以后
便开始了一个兵的征程

执行任务
人生的必修课
历经岁月的洗礼和磨炼
最初稚嫩的肩膀
已不再柔软
细白的皮肤也变得黝黑
热血男儿志在四方
训练场上竭力呐喊
站军姿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那个飘雪的冬季
万物萧条寒风刺骨
接到通知的那一刻
穿上了清一色的军装

精神抖擞
当时的天还蒙蒙亮
我们整装待发
褪去了华丽的地方服饰
平日酷爱的发型

也变成了平头短发

第一次远离深爱的故乡
踏进了白山黑水这块热土

这里是传说中的圣地

一个男孩向往的地方
绿色的军营

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也曾在某个无人的角落
偷偷地流过眼泪

可是从来不曾后悔

多少个日子里细细回味
每处都有感动

每处都有篇章

假如时光倒流
生命可以重来

我依然会选择这身军装

因为我也是一个兵

不知从何时起

从一名无知的地方青年
悄悄蜕变

一名合格的士兵

穿上了这身军装
青春就注入了激情

扛起钢枪

从此责任与使命相随